

## 那时不知有冰棍

□赵文新

今年酷热,糨糊一样黏稠的空气糊在周围,透不过气来。疾步走进家,打开冰箱,一股薄纱般的冷气冒出来,顺手拿一根冰激凌,慢慢吃,应该不会损伤身体吧?冰激凌丝绸般的奶油冰凉凉地从舌尖滑过,惬意的感受唤醒童年吃冰的记忆。

我的老家村前有条河,从我记事起,就常到河边坐船玩耍。河上很热闹,往来船只的划桨声、拉网声、说笑声,让河水欢腾而生动。从村里到河边有一条比较宽的路,路中有一个渔场。为了保存鱼,渔场冷库存放着冬天社员凿回来的冰。渔场成为河水、村子、社员生活的纽带,因而夏天,孩子们结帮成群地要冰吃,理所当然。

我跟着小伙伴去渔场要过几次冰。渔场的库房挺高大,有村里戏台那么高,我仰头看,很神秘。渔场的看门人,村里人叫他老周。

我去过一次冷库,就像《红楼梦》里刘姥姥身后的板儿进大观园一样,很期待。几个小伙伴都穿着半袖短裤。进去后,一股强大的冷气忽地包围过来,我浑身发颤,抱着膀子蜷缩着,看着山一样高高的冰块,闻着浓重的鱼腥味,感觉寒冷阴森。又觉得进来一趟不容易,吃冰的美妙比寒冷更有诱惑。赶快弄冰,顿感人力小,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。还是个子高的小栓子有办法,他看见一把铁锹,顺手拿起来当刀,用力削。飞起的冰碴打到身上又疼又凉,我们都等着接小冰块。他低头用劲地剐、戳、撬,铁锹把儿弹回来,磕到他脑门上,他扔下铁锹,捂住脸喊疼。听到老周拉着俚声说,冰吃多了肚子疼,出来吧,要锁门呐!我们赶快捡了几块冰,匆忙中塞进嘴里一块,又掖在口袋里几块,准备回家吃。

一次下午放学后,我们六七个同学去渔场要冰。看门的年轻人说老周歇假,他替班。他不认识村里的人,看我们背着书包,就先背书再给冰。大

家轮番把学过的课文都背了,他还不给。我赶快掏出语文书,读没学的课文:“也许你在大冶或鞍钢,勤劳地操作在高炉旁;也许你在长江三峡……”年轻人打断我,说不是“大冶”,是“大治”,比“冶”少一点念“ye”的三声,就是把爷爷的“爷”音拐个弯儿。听他这么一说,我不再读了,和同学半信半疑地看着他。“还吃冰吗?”他问。这时太阳西沉,天不太热了,主要还是背书让心里比吃冰还凉,我最先摇头,转身回去。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走,七嘴八舌地说那人:不给冰吃,还给称大辈当“爷”,比老周差多了。我回家翻《新华字典》查“冶”,果然是“爷”的音拐个弯儿。一直记得“大治”这个笑话,从那时起,不认识的字,我都要查查字典,不再蒙着读。

一直到改革开放后,村里开了个冰棍厂,一根冰棍5分钱,比渔场的冰好吃多了。小伙伴们也长大一些,我们再也没有“组团”要冰吃了。长大后,看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,张大民给患病的母亲从冰箱里端出半碗冰,老人咯嘣咯嘣嚼冰的声音和我们当年吃冰一样,很享受,还有感染力。

最近读作家肖复兴写的《冰窖厂记》,文中介绍: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,清同光年间版本,其中有一幅题为“舍冰水图”,上有工整小楷题词:“凡三伏时,官所门首搭一席棚,木桶盛凉水,上置冰一块,棚上挂黄布四块,写皇恩浩荡,民间施舍,写普结良缘,以为往来人止渴。”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说:“京师暑伏以后,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,曰冰胡儿。胡者核也。”对于远离皇城根儿在农村的我们,冬天吃冰从自家水缸里取(农村冬天屋冷,水缸结冰),夏天吃冰到渔场要,觉得挺满足,冰块似乎还带甜味。

我觉得回忆是一盏灯,照亮了童年生活中有趣的细节;回忆是一个净化器,过滤了儿时物质上的匮乏,留下纯真和欢快。



## 碎花

□郁海红

我们部门新分来了一个“00后”小姑娘。这个夏日,她总是身穿各种款式的碎花连衣裙,足登碎花凉鞋或碎花镂空帆布鞋,身背一只碎花的双肩包,就连喝水的瓷质茶杯上也印着碎花图案。更夸张的是,她用来上下班的那辆新买的电动自行车,也被她贴满了不知哪儿弄来的碎花图案。她自称为“碎花控”。说实话,自从她来了以后,办公室里就一直散发着清新淡雅的青春气息。

少女时代的我,也是有碎花情结的。记得有一次,还是小学生的我放学回家,看见门前晾衣杆上晾着三块不同图案的棉布,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块土黄底色上开满紫色小花的面料,像极了我家屋后那片开满二月兰的小土坡。妈妈说这是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布料,给我们姐妹仨每人做一件衬衫过儿童节。小妹喜欢那块印有小花猫图案的,二妹喜欢印着草莓图案的。后来,棉布衬衫经过多次洗涤后褪色不少,以至于每次看妈妈帮我漂洗衬衫时,我都担心那些小花朵会被清水带走。再后来,有了一种叫作的确良的面料,虽然那种面料穿了未必凉爽,甚至还显得不透气,但是在那个年代,的确良这种面料很是火了一把,因为挺括、结实、耐穿、易洗、快干,还不容易掉色。那些小碎花图案不管清洗了多少遍,颜色总是那么鲜艳如初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自己有了工资,买衣服时碎花常常是首选。特别是在夏天,不管长袖、短袖,抑或是各种款式的裙子,我都偏爱碎花,那些细碎的花朵包裹着我的身体,总是令我身心愉悦,就仿佛春天从未远离。

有了女儿后,我将自己的碎花情结延续到她的.身上,总是给她挑选碎花图案的衣裙,小时候她也很喜欢,上大学后却开始嫌土。而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材早已走样,穿着碎花系列的衣服站在镜子前,自己看了都觉得别扭,活脱脱欧巴桑的感觉,于是只能穿一些有小块碎花点缀的衣服了。

我的衣柜抽屉里还保存着女儿小时候穿过的两条碎花肚兜,还有一块女儿还在襁褓中时打蜡包用的棉布被面,蓝底配着黄色的太阳花。每当轻轻触摸这些时,就会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在那些碎花里面氤氲而起,仿佛是再次触摸到了女儿粉嫩的小手、脸蛋,看着她均匀呼吸、甜蜜微笑、萌态十足地打着哈欠,那些盛开着的小花朵一定潜进了她的梦乡。自己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,曾经拥有过的或热烈、或素雅、或跳跃、或梦幻般的碎花衣衫,也清晰地在我眼前一一飘过,一些与碎花有关的人和事,就会穿过记忆的廊桥缓缓而来……



## 最凉的面

□王乃飞

在我的记忆里,树上知了声不断的时候、奶奶的扇子不离手的时候、跑在路上脚丫子被路面烙疼的时候……就是到该吃凉面的时候了。

吃凉面,是我儿时关于夏天最美好的回忆。做凉面不需要什么贵重的食材,要求却又是严格的,处处都要讲究一个“鲜”字。

面要“鲜”——要才擀出来的面,还带着水分,不经少许耽搁,一擀出来就下到锅里。

水要“鲜”——这水要是刚从井里打出来的,鲜凉鲜凉的,不许“沾”上半点阳光,一打出来便放在阴凉地里。

材料要“鲜”——黄瓜、豆角,要是刚从架上摘下来的;香椿芽,要是刚从树上采下来的。

那时候,谁家院子里种菜了,便踏进人家门里,喊一声:“摘只黄瓜,下凉面了!”对方大都热情地说:“摘吧,这么热的天,不吃凉面热死人呢!”

每到吃凉面的时候,母亲就在那里和面、擀面,父亲便忙着剥蒜、采来新鲜的香椿芽,或摘来黄瓜、豆角。母亲做出面来,下到锅里,等快熟了就喊:“面

就要得了,打水吧!”

父亲就呼哧呼哧在小井上压一通水。等面熟了捞出来,立即就放到盛满凉水的盆子里,过一会儿,面在水里凉了,要再捞出来放在另一个盛满水的盆子里。换两次水,那面便真正的凉透了。

然后就是一阵捣蒜声、切菜声,菜和蒜泥搅在一起便成了汁水。凉面一碗一碗地盛上,盆子里放着“汁水”,每人按自己的口味加料,拌匀了,呼啦呼啦扒进嘴里。

吃一碗凉面,便觉得身子在热浪的煎熬中轻松了许多;吃两碗凉面,五脏六腑都有一股清爽气;吃三碗面,从头凉到脚后跟,忘了是在夏天!我再去盛面的时候,母亲却瞪我:“吃多少了,不把你肚子撑爆。”我这才想起,平时吃面条也就吃一碗的,这回一下吃进去三碗了。怎么吃起凉面来,就不觉肚子小了昵?

每吃那么一顿凉面,便觉得几天都在凉爽里。

等我长大走出家门,在外面吃过很多凉面、冷面、凉粉等,但不如我家乡的凉面“鲜”得够劲、凉得彻底、味儿那么接地气。